

张振辉 著

显克维奇评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显克维奇评传

张 振 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1

(京)新登字028号

显克维奇评传

张振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1.375印张 295千字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80050-223-6/I·30 定价：5.50元

序

梅 汝 恺

杰出的波兰爱国作家显克维奇（亦有译为“显克微支”的）在我国的显誉扬名已达半个世纪以上。人们早就盼望能由我国学者写出一部专著，以向热爱他的中国人民全面而系统地介绍这位世界性的语言大师的生平、艺术，并对他的整个辉煌生命作出符合历史的评价，这种盼望是有充分理由的。

钟灵毓秀，地灵人杰，文明古国的波兰向来被世界视为人文荟萃之邦，而产于波兰的显克维奇则是这“人文荟萃”中的尤为杰出者。他是属那种“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的全球性一流作家，其人其文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他是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荣获得者，更在于他那为数达千万言的等身著作。那些浸泡着斑斑血泪的文字，既呻吟着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辛酸，亦呐喊着受侮辱受奴役的民族的奋起和抗争。他那“破碎河山不足论”，“多少未归人断魂”的浩叹，他那“拚却十万头颅血，”“肯使江山付劫灰？”的悲歌，遂使他的文学洪音远远超越于有限的波兰国门以外，而成为世界范围的一切弱国的烈士英杰的“铁马秋风大散关”式的《书愤》。法国著名作家都德，曾以普法战争中的法军败绩为背景，写出那脍炙人口的短篇精品《最后一课》，单是这一短篇精品的存在，就可让都德有权进入世界文学的堂奥而无有愧疚。若以此对比显克维奇，他那多部头的长篇巨构和60余篇中短篇小说，可谓无一文不可看做是《最后一课》。爱国主义和由此衍化的生死情爱，悲欢离合，向来是人类心灵的共通弦音，同时亦是最能憾震亿万苍生魂魄的“虎在深山龙在潭”的召唤战斗的军号急鼓。我们伟大的爱国者鲁迅，何以景而仰之

地把显克维奇和果戈理并列，并将他们引为自己“最喜爱”的两位语言大师，因由就在于显克维奇的作品，实是一切弱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大的精神武器。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每回读显氏的《火与剑》、《洪流》、《潘·沃罗德雅夫斯基》、《十字军骑士》等，我内心生发的慷慨激烈，就像我是在读我们自己国家的苦难史、斗争史似的；即使读他的中短篇小说，我内心的感应亦然。足证他们“化作啼鹃带血归”的至诚隽作，确实是“人类心灵共通的弦音”。

显氏的中短篇名作，如《炭笔素描》、《灯塔看守》、《为了面包》、《酋长》、《奥尔索》、《胜利者巴尔代克》等等，其艺术上的晶莹圆润，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玎玲，读后掩卷，人们即会联想到欧·亨利的《美琪的礼物》，莫泊桑的《项练》或《羊脂球》，梅里美的《卡尔曼》，屠格涅夫的《木木》，然其文意的“胸中有誓深如海”，恰恰又是上述诸家所未备者。因为亡国波兰的这颗伟大的义心，正是借笔端隽文以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或荡激爱国思乡之忠，或状顺民生命之微贱与凄凉，或刃刻强权政治下的灭种民族的悲惨，或揭露殖民者的可耻和凶残。波兰学者约·儒拉夫斯基曾公正评价说：“所有显克维奇的这些中短篇珍品都确切无疑地在世界文化史上永远地占有了自己的崇高地位。”我们由衷地同意这样的褒赞。然而构成显氏创作主体的具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巨制所展现的各类场景，其隆隆彻响的雄强的历史足音，如《火与剑》、《洪流》、《潘·沃罗德雅夫斯基》、《十字军骑士》、《光荣战野》、《君往何方》或《你往何处去》等等，则更为各国读者所深爱，且当之无愧地被世人誉为长篇小说画廊中的“稀世之珍”。

气势恢宏汹涌着“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全民御侮精魂的卫国三部曲：《火与剑》、《洪流》、《潘·沃罗德雅夫斯基》，堪称显氏的卷帙浩繁的军事文学中的代表作。这3部巨著都从正面描述波兰发展的关键时期入手，再现了漫长的“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悲壮的史实，既塑造出中兴波兰的英明统帅人物

如维什涅维茨基、切纳茨基、梭宾斯基等，也塑造出“悲歌击筑，凭高酹酒”的忠国武士如斯克谢图斯基、龙金、沃罗德雅夫斯基、克密达、潘·亚当等人，亦描述了贞魂倩女如海仑娜、安纽霞、奥仑卡、贝茜娅，更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敌国天骄瑞典王卡尔·古斯塔夫、哥萨克豪杰鲍庚、叛贼赫米尔尼茨基、雅诺什、拉德依约夫斯基等等。虽然维什涅维茨基这一历史人物是有争议的，但文学形象毕竟是文学形象，因为无有谁会以三国时期在军事、政治、文学诸领域里作出卓越建树的曹操的历史真实来否定《三国演义》中的作为千古一绝的奸雄典型的曹操的艺术真实；《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其为历史人物，他终于成为明王朝的二臣，但戏剧人物，并不妨碍孔尚任把他塑制为偶觉风流的忠义者。因而贯串于《火与剑》全部的高层中心人物维什涅维茨基之为艺术形象，人们认为是成功的，是“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的大爱国者，大英雄。写出这类英雄之所以必要，因为作家正是要借助这些英杰为复灭的祖国，换取被马克思赞为“欧洲的不死勇士”的波兰的魂兮归来。《君往何方》则是显氏笔下的另一类史诗型巨构。沉重的历史帷幕给豁然揭开，作家即以笔落惊风雨的雄峻，斑斓彩泽地再现了一世纪中叶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兴起的“腥浪拍心碎”的惨烈的争斗，高昂着奴隶们的“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诅咒，表现了“钩爪锯牙食人肉”暴君尼禄的可耻的复灭。所有这些长篇巨著，显克维奇都以奇谲的布局，或龙蛟腾挪，或鹘落兔起，展示出一幅幅如霓虹垂空的历史画卷，宕跌情节，“横看成岭侧成峰”，其巍巍处，殆者插天之岳，迤邐连绵，读者为之魂慑，其低徊吟唱，则又凄婉欲绝。人世罕见的巨构篇幅达250万言的卫国三部曲，给写得那样精采纷呈，其艺术功力的炉火纯青，确实达到了“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的妙境。就中爱情线索的出神入化的运用，乃是显氏作品构思的显著特点和优势。成功的文学作品的爱情线索的描写，向来被看做是反照生活的一面三棱镜，因为通过这面三棱镜的分光折

射，往往能五光十色地表现出意识形态领域嬗变的如壑之深，如原之广，如湍之急。海仑娜和斯克谢图斯基的恋情，克密达和奥仑卡的恋情，沃罗德雅夫斯基和贝茜娅的恋情，溅射出令人眩目的炽光，而这炽光不是别的，实是最感人肺腑的忠国丹忱。而《君往何方》里的维尼西乌斯和莉姬娅间的哀感顽艳生死不渝的贞爱，激荡着的则是旨在埋葬古罗马的丑恶的奴隶制的“爱人如己”的革命的平等观念，从而汇为反暴政的人民运动的怒涛洪波，这便是所谓的借儿女之私情，演兴亡之公义者也。人民喜爱显克维奇，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是那么强烈地传达出苦难人民的心声，总是那么震堂堂义鼓，馁霸国强权之威，都酷似经历国殇之耻的庾信的悲怀，是那义薄云天的“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所有这些，都是亡国奴作家显克维奇的独有的自领“风骚”，而显著区别于强国、大国的文学宗师们的诸传世佳作。仿佛是上天赐特惠于波兰，在她被瓜分灭国以后，冥冥中“降大任于斯人也”，让“斯人”70年生命全在亡国奴的苦难中接受浸泡，而磨砺其如椽之笔，由此，出自亡国奴笔端的这种悲国之哀，亡国之苦，复国之志，救国之热，兴国之切，报国之壮，我们都应看做是显氏文学品质的最鲜明的绚丽面。我们不妨拿伟大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显氏笔下的《火与剑》相比，明眼人自会意觉出两者间的韵调是何其迥异迥殊，虽然在艺术上它们都同属一流水平。显克维奇的这种特有的自领“风骚”，也就必然使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居有区别于其他世界性语言大师的独具的价值和地位。他的作品为世界各国所译介，为各国各族人民所传诵，在波兰国内则更为家喻户晓。1956年的《波兰知识》曾披露资料说，单是1946年至1956年10年间，《火与剑》和《洪流》在波兰国内的发行量分别为100万部和120万部。如以人均计算，其发行量之大，确可媲美于我国的《水浒》、《三国演义》在国内的流传。而显氏虽为亡国奴作家，且其辉煌巨著《洪流》通篇更正面地把瑞典作为敌国来描述，不可一世的瑞典雄主古斯塔夫在作品中被形容为败兵之君，给

打得一败如水，给打得丢盔曳甲，逃之夭夭。元戎威太姆堡竟给写成魄散魂飞，浑身战栗，双手垂落，哀声叹气，嘴角流涎，两膝跪地，丢掉统帅权杖，抓着波兰国王马镫，不顾体面地作叩求饶命状的乞降者。然恰恰不是别国，恰恰是瑞典的皇家学院愿意咽下这样难咽的鲠喉之骨，而把文士视为殊荣的诺贝尔文学奖颁授给了他，这既是世界文坛的佳话，亦明证着世界对显氏的公正评价。

遗憾的是，在我国自鲁迅以后，我们的外国文学界对显克维奇的肯定，调门却出现了愈来愈暗哑的趋势，建国初期，甚至出现了文诛笔伐的反常现象。由此，我们高校的外国文学教材上对显氏给予冷落，看来更是毋足为怪了。“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时间老人是公正而多情的，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情势终于有了转折性的改观。显氏的无有争议的《十字军骑士》率先由上海方面出版，接着《火与剑》、《洪流》、《君往何方》相继在湖南出版，而《君往何方》或《你往何处去》竟一时出版了3种译本，其中两种译本皆由上海方面出版。显氏的中短篇小说集经过重译，亦由广西出版。卫国三部曲的第三部《潘·沃罗德雅夫斯基》和以行文流畅、纪事真实、见解深刻而称著的显氏名篇《旅美书简》也将出版。上述已出版的显氏的长篇巨著，发行量动辄都以5万、10万计。绵延达10年之久的“显克维奇热”在我国如“柳暗花明又一村”似的出现，我以为，它代表着我国人民的“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的省悟，而这省悟是可喜的，因为这不是别的，这标明着进入80年代的我国人民的视界的开阔和智慧的成熟。

恰在这样的时会，张振辉君惨淡经营多年的《显克维奇评传》终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付梓面世，知悉之余，我的心情十分兴奋。当然，我们应该冷静分析自50年代以来在我国出现的对显克维奇给予文诛笔伐所以产生的因由，这因由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缺乏对显氏作实事求是的研究，而更主要的，仅因为

依从了“人云亦云”。必须承认，波兰语作为“小语种”在建国初期，我国通晓此一语种的学者是很有限的；文化交流，资料搜集，由此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和困难，而我们学术界通过俄语、英语得来的转手资料，必然都属于“别人嚼过的馍”。因此，出现“人云亦云”自是正常现象，更何况，那些时的治学风气又是以“人云亦云”为尚呢！可庆者，“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我们共和国成长了，已庄严地进入其辉煌的壮年，而和共和国同步成长的我波兰文学的研究家们也昂然在崛起。他（她）们大都是波兰语的精通者，有的甚至是名实相符的“波兰通”，这些“新叶”有比“陈叶”具备不可估量的优势：他们有条件广集来自波兰的资料，他们完全不必依凭“别人嚼过的馍”，而直接从波兰那方的“源头活水”汲取营养，从而在学术研究上出现“林断山更续，洲尽江复开”的别有洞天；加上国策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学术研究的反禁锢的思想活跃，他（她）们昂屹着具有5千年文明的大国的学者的自尊和自信，敢于发表和我们这样的文明大国相称的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独立见解。因此，为我国读书界盼望已久的《显克维奇评传》的出现，不仅是我们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产儿。

《显克维奇评传》的作者张振辉君，正是上述杰士中的一个。振辉君早年留学波兰华沙大学，且是以修波兰语言文学为专业的，很自然地他成为了波兰文学的研究家。多年来，张君论著丰贍，因此作为有资格者，而受聘参加了《东欧文学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写和定稿工作。他又是一位有成就的翻译家，曾与人合译波兰名著《福地》，译过《年青的一代》、《明王朝的最后特使——卜弥格传》，他也是显氏名作《旅美书简》的译者。对这位大师，张君孜孜矻矻作了多年翔实而深入的研究，这种对显氏研究的系统化，在我国确是前所未有的。而其研究的执着诚挚和一往情深，我愿用鲍照的诗句来形容：“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这里我想简介一下我和显氏作品间的文字因缘，我是

搞小说创作的，未以译作为业，但在10年“文革”期间，我处于“阶下囚”式的卑贱，是时也，一方面“悠悠我心悲”，一方面我以“古道照颜色”自励，遂奋发于蒿莱零落之间，我搞起了显氏的《火与剑》、《君往何方》的译作，此后又陆续译出《洪流》、《潘·沃罗德雅夫斯基》，4部巨著凡310万言。84年，由此获得“波兰文艺奖章”，同时多部头的显氏巨著的译作，其高屋建瓴的谋篇，其行云流水的洋洋洒洒，都成为某种神功点化，必然以良性方式反馈到我的创作上来，使我受益至深。86年，我接受波兰作家协会的邀约，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波兰。返回北京时，很荣幸地我结识了振辉君，他的学者型的厚朴和憨纯，使我们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从而结成了“丝弦骨肉”之谊。我更有幸成为《显克维奇评传》手稿的读者之一。《评传》运用的资料丰富而可信，论点锐敏而又得度，让我眼界大开，内心共鸣甚多。在此以前，显克维奇诚然为我崇敬，然其为形也，殆若云雾腾裊中的神龙，或见其首，或见其鳞甲，或见其爪，而难知其全。振辉君脉脉写来，活龙活现的显克维奇便晰然在目了。我也曾耗穷年累月之期，研究过《火与剑》、《君往何方》等，亦曾写出过专论，但我并不能登鹤雀楼，穷千里目，居高以声远，故张君《评传》之所长，固明现我之所短也。我由衷美赞张君之笔耕和努力。当然我无意说，这部书的出现已代表着研究显氏的极至，因为任何对世界性语言大师的研究都是难穷其尽的，如我国红学家们之研究《红楼梦》然。然振辉君的力作，无疑是我国迄今研究显克维奇的一部最重要的专著，它既是我国人民早就期待的，也是我们学术界翘首以求的。

我谨为《评传》的出版面世贺，为振辉君贺。

目 录

序.....	梅汝恺(1)
第一章 作家的童年。教育和理想。一月起义。华沙中央大学。在沃罗涅茨基公爵家当家庭教师。文学活动的开始。实证主义和它的影响。《徒劳无益》，《沃尔希瓦皮包里的幽默作品》。《波兰报》记者。《老仆人》，《韩妮雅》，《塞里姆·米扎》。.....	(1)
第二章 和海仑娜·莫杰耶夫斯卡夫妇决定去美国旅游。从华沙到旧金山。在旧金山认识的波兰侨民。阿纳海姆和阿纳海姆·兰丁。游访加利福尼亚的乡村、城镇、山川和荒原。狩猎。《旅美书简》。.....	(30)
第三章 离开美国。旅游欧美后社会观点的改变。恋爱和结婚。任华沙《言论报》主编。《炭笔素描》，《天使》，《音乐迷杨科》，《为了面包》，《一个家庭教师的回忆》，《灯塔看守》，《胜利者巴尔代克》，《误会的笑话》，《穿过大草原》、《黄金世界》，《奥尔索》，《酋长》。.....	(74)
第四章 1869——1883年间的文艺评论和显克维奇的美学观点。.....	(104)
第五章 历史小说三部曲的创作因由。《言论报》和《时代报》。历史小说三部曲之一《火与剑》(1883—1884)。华沙实证主义者和克拉科夫斯坦奇克派关于《火与剑》的争论。.....	(123)
第六章 历史小说三部曲之二《洪流》(1884—1886)。.....	(165)
第七章 在伊斯坦布尔的波兰侨民亨利克·格罗普莱尔家作客。游访希腊和意大利。华沙的办公室。历史小说三部曲之三《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1887—1888)。《第三个女人》。以玛丽	

亚·谢特凯维奇命名的救济金。……………(199)

第八章 《毫无准则》(1889—1890)。《宙斯的裁决》。非洲之行。《泉边》，《我们跟他走》，《波尼克瓦的风琴师》。《波瓦涅茨基一家》(1893—1894)。……………(215)

第九章 重游罗马。在扎科潘内修建教堂。《你往何处去》(1895—1896)，《海边恋情》。……………(239)

第十章 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反普鲁士民族压迫的斗争。在华沙筹建密茨凯维奇纪念碑。《十字军骑士》(1897—1900)。……………(263)

第十一章 纪念文学创作25周年活动日。为了人民的福利和解放。1905年革命和显克维奇。在瑞士的韦维。1916年11月15日逝世。《宴席》，《在悉顿发生了什么》，《婚礼》，《狄奥克勒斯》。

《光荣的战场》(1903—1905)。《漩涡》(1909—1910)。《在沙漠和丛林中》(1910—1911)。《军团》。……………(290)

第十二章 显克维奇的胜利。……………(323)

附录 显克维奇大事年谱……………(342)

后记……………(350)

第一章

亨利克·显克维奇是波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歌手。他以他的作品深刻揭露了波兰19世纪在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占领下的社会黑暗，倾听了灾难深重的波兰民族世代遭受压迫的痛苦，热情歌颂了波兰人民数世纪来反压迫的斗争。他的作品不仅在波兰，而且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至今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被压迫人民的深深喜爱和高度的评价。由于他的全部创作所表现的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早在1905年，他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波兰最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我国，鲁迅早在本世纪初，就对显克维奇深有了解，并且十分推崇他的作品。他在1933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回忆他当初对波兰文学和显克维奇产生兴趣的情景时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①他又说：“如波兰的显克微支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②半个多世纪以来，显克维奇的作品在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他已成为我们十分熟悉和最喜爱的世界著名作家之一。

1846年5月5日晚7点，亨利克·显克维奇生于卢布林省伍科夫斯基县他母亲娘家的领地沃拉·奥克热斯卡。乡村牧师在为他受洗时，曾给他取名亨利克·亚当·亚力山大·皮尤斯。显克维奇的父亲尤泽夫·显克维奇（1814—1896）年轻时在腊多姆省科捷尼策县靠承租地主家的土地经营谋生，他的先辈是从立陶宛迁到腊

① 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页。1982年版。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249、250页。1982年版。

多姆省来的。母亲斯泰凡尼亚·切齐晓夫斯卡（1818—1873）出身于当时波兰王国^①一个大贵族家庭。1855年，尤泽夫·显克维奇用婚后妻子带来的巨额嫁妆在玛佐夫舍明斯克县的文日琴村又买了一处庄园。他的家庭生活原来是很富裕的，可是以上领地和庄园都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王国，在19世纪50年代，俄国封建农奴制走向瓦解，波兰农村一部分地主在自己的领地里开始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代替了他们原来落后的封建土地的经营方式，尤泽夫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因不善于以新的方式经营土地，不久就债台高筑，从此家道中落，在生活上陷入困境。

显克维奇出身的这个家庭虽是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但它也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传统的家庭。他的祖父在拿破仑的军队里当过军官，父亲年轻时参加过1830年的十一月起义；母亲也是一个禀受了很高文化教养的女子。因此，显克维奇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诗礼之家，家庭成员都懂得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父母常对子女讲述波兰遭受异族压迫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给显克维奇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显克维奇从小就酷爱文学。他家里藏有大量波兰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和世界文学名著。性情温良、敦厚的母亲尤其擅长诗文，和当时波兰诗人雅德维迦·乌什切夫斯卡^②有亲

① 波兰王国，全名为波兰会议王国。波兰于1772、1792和1795年三次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亡国。1815年5月3日，有奥地利、法国、普鲁士、俄国和英国参加的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了一个波兰会议王国。它包括在此之前的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领土，西部和北部与普鲁士、东普鲁士、波兹南、西里西亚接壤，南界奥地利和加里西亚，东与俄国毗邻。俄国沙皇兼任波兰王国国王。维也纳会议曾保证波兰自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曾授予波兰王国一部宪法，允许它有自己的政府、国会、军队以及公民的自由。1830—1831年波兰王国爆发起义后，沙皇尼古拉一世便取消了这部宪法，解散波兰国会和军队，对波兰人实行军事管制。1863年1月，波兰再次爆发起义，起义失败后，波兰王国的名称被禁止使用，而代之以“维斯瓦边区”。由沙皇任命的总督兼任华沙军区司令，拥有无限权力。

② 雅德维迦·乌什切夫斯卡（1834—1908），诗人、小说家。

戚关系。她很关心子女的文化教育。显克维奇对文学的爱好就是在母亲的影响下形成的。他当时最喜爱的波兰作家和诗人有科哈诺夫斯基^①、聂姆策维奇^②、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③等，外国作家有荷马、笛福^④、司各特和大仲马等，其中尤以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和聂姆策维奇的《历史之歌》对他影响最大，前者给予了他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后者使他了解到了波兰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英雄业绩。

这时期，显克维奇还常常去居住在沃拉·奥克热斯卡的舅舅家和离这里不远的他儿时一位教父兹奇斯瓦夫·德姆霍夫斯基的领地布尔茨。那里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人们友善好客，是显克维奇最爱游乐的地方。在那里，他不仅受到了大自然诗情画意的熏陶，也交结了一些朋友。

家庭教育的影响，文学知识的增长，特别是长时期的农村生活使显克维奇熟悉了民间语言和劳动人民。这一切，在促使他聪明才智的增长以及进步世界观的形成上，都起了积极作用。显克维奇儿时就富于幻想，他有时立志成为一个骑士或者向往单身居住在一个没有人的岛上，有时又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领袖人物。他说：“这种想望不仅在我整个童年时代，甚至在我青年时代的早期，都一直是存在的。我以为，只有在战场上，才能获得真正的荣誉，因此我想进军官学校。”^⑤

总之，这样一个充满了爱国和进步思想气氛的美好环境，培养了他为祖国的复兴干一番事业的志向。他的这种志向甚至表现

① 杨·科哈诺夫斯基（1530—1584），波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诗人。

② 尤利杨·乌尔松·聂姆策维奇（1757—1841）。波兰浪漫主义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诗人。1794年曾参加科希秋什科领导的抗俄民族起义。

③ 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1809—1849），波兰浪漫主义时期代表诗人之一。

④ 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小说《鲁滨孙飘流记》的作者。

⑤ 见《显克维奇全集》第40卷第129页。华沙，国家出版社，1951年。

得很具体，他不仅要从军以救国，而且还打算一个人远渡重洋去美国，在那里的波兰侨民中建立一支军队，回来解放被占领者奴役的波兰。这种愿望在他后来创作的长篇小说中，也曾不同形式地有所表现。

显克维奇儿时就形成的个人兴趣是很广泛的，除了读书和旅行之外，他还爱画画，他后来在去非洲的旅行中，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美术作品。而他当时最热衷的，乃是文学创作。显克维奇从小就开始了诗歌和散文作品的创作，10岁时，他写过不少被人看成是“辞采辉煌，富于幻想”^①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没有发表，我们无从知道它们的内容，但从人们以上的评价，可以看到少年时期的显克维奇就表现了出众的才华。斯泰凡尼亚·切奇晓夫斯卡夫人虽然熏染了儿子对文学的爱好，可是她因考虑到家庭经济来源的匮乏，却不赞成儿子以文学创作为职业。她希望他日后在社会上做一些“实际的”、“将来容易赚钱的”工作，比如当医生，认为这样才能使他得到生活的保障。在母亲的干预下，显克维奇这时也不能不考虑自己将来担任文学创作以外的社会职业。“从孩提时我就写了诗和散文作品，可是——说真的——作为一个孩子，我想过的职业，不仅是写作。”^②

1858年，显克维奇小学毕业后，父母让他的两个姨康斯坦奇娅·切奇晓夫斯卡和哈莉娜·切奇晓夫斯卡把他送到华沙，进了一所实科中学。显克维奇在中学学习期间，生活上由这两位姨照顾。父亲在文日琴的庄园不久后破产了。1861年，他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把它卖掉，随后便在华沙普拉加区买了一栋房子，带领全家迁来华沙。这时显克维奇有兄弟姐妹5人，主要靠父母过去的积蓄维持生活，处境很窘。而 he 自己在几年内，又自作主张地

^① 转引自斯泰凡·马伊赫罗夫斯基：《显克维奇》第10页，土仑，人民出版社，1975年。

^② 转引自阿利娜·诺菲尔：《亨利克·显克维奇》第8、9页。华沙，“普及知识”出版社，1956年。

转了好几次学,1862年,他从实科中学转到了华沙第二文科中学,1864年,又从第二文科中学转到了第四文科中学。父母对他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母亲为了应付家庭的开支,也不得不日以继夜地给华沙各报刊写稿挣钱。显克维奇这时期对文学创作的兴趣却有增无减,并且写过许多优美动人的短篇作品,例如其中一篇描写一个专横的大贵族,他将拒绝嫁给他的一个出身小贵族的姑娘和她的父亲一起囚禁在狱中,后来鞑靼人侵犯大贵族的领地,局势很乱,而姑娘这时也正好遇到了她所爱的一个波兰骑士赶来营救,得以脱险。这些作品由于大都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也只能从一些间接的材料中略知一二。①

显克维奇来华沙后,对首都的名胜古迹也很喜爱。从他当时居住的学生宿舍到学校的途中,每天都要经过著名的圣约翰教堂。这是华沙最大最豪华的古建筑之一。他很欣赏教堂的建筑艺术和里面各种华美无比的雕塑,每次来到这里,看到那些波兰历史人物的雕像,听到神甫们讲述的天主教神话故事和波兰历史故事,他都很感兴趣,觉得自己获得的这些祖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为他后来创作历史小说,无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经历时写道:“我在看到玛佐夫舍这些一个靠着一个睡在一起的最后一代的公爵时,并没有想到我以后会在《十字军骑士》中描写他们的祖先。我不知道,从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像片、纪念碑、大理石雕像的面孔那里,这时是否已经向我吹来了以往时代、荣誉、力量和自由的风?这风在我的心中是否已经撒下了生根发芽的种子?我的历史小说是否就是这些种子长出来的?”②

19世纪60年代和以后的一段时期,即显克维奇在华沙学习和

① 参考斯泰凡·马伊赫罗夫斯基:《显克维奇》第10页。士仑,人民出版合作社,1975年。

② 见《显克维奇全集》第40卷,第151、152页。华沙国家出版社。1951年。